

中医方剂名著集成

伊广谦 主编

华夏出版社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

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学会
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
全国医古文研究会

中医方剂名著集成

主 编 伊广谦
副主编 张慧芳
刘从明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方剂名著集成/伊广谦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高文柱主编)

ISBN 7-5080-0793-X

I. 中… II. 伊… III. 方剂学-古籍-中国-汇编 IV. R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06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开本 56印张 1483千字

1998年3月北京第1版 199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9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

名誉主编 张文康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继兴 王冬川 王绵之 柳绍法
史常永 吕炳奎 刘渡舟 李会庸
余满鳌 张灿理 陈可冀 陈即
尚志钧 施秉那 钱超尘 郭霭春
程莘农 董建华 焦树德 任应秋

总 策 划 王智钧 房书亭 张 伟
主 编 高文铸
副 主 编 李俊德 刘日一 张 伟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伯海 牛兵占 伊广谦 刘日一 刘更生
李俊德 张 伟 张年顺 张瑞贤 胡晓峰
徐又芳 高文铸 郭君双 黄龙祥 盛维忠
蒋力生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序

高文铸

成功之道,读书为要。不管做任何学问,都是如此。古往今来,凡是在某一学科有成就的人,莫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怎样读书?先哲早有明训:第一要精,第二要博。“精”就是专门深入,精研细读;“博”就是广泛浏览,博极群书。精博相兼,成功就在眼前。

学习中医当然也不例外。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千秋不朽;药圣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万代永传。要想成为一代名医,就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古今一理,中外皆同。

科学是有继承性的,特别是中医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摸索和积累。古人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临证经验,主要依靠中医文献作为载体延续发展。书以记文,文以载道,道以育人。历世流传的中医典籍,便是仁人志士步入医学殿堂的阶梯。

学以致用,困知勉行。读书与实践,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一个医生,读书必须结合临证,临证不能脱离读书。历观古今名医的成长道路,都毫不例外地把读书与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勤奋读书,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又各自把读书心得和临证治验记录下来,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宝藏。

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盲目阅读或漠然置之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些浩瀚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科学分析,深入钻研,由博返约,去粗取精,发扬光大。这样才能避开前人走过的弯路,把前人宝贵的经验继承下来,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未知的境界。尤其在受到西医的强烈冲击,中医临床实践机会相对减少的今天,师法古代名医名著则更加不可或缺。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广泛传播和充分利用祖国医学这份宝贵遗产,满足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读书、临证的需要,在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智钧先生、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张伟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先生、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房书亭先

生、中国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李俊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全国医古文研究会联合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在传世的近万种中医古籍中,经过反复论证,严格筛选,编纂了这套《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丛书。

《文库》以历代流传广、社会影响大、临床实用价值高为选书原则。根据中医学学术发展的演变规律、当今中医药学的学科建制和中医药古典医籍的保存现状,共分为十二大类,计有《医经病源诊法名著集成》、《伤寒金匱温病名著集成》、《本草名著集成》、《方剂名著集成》、《针灸名著集成》、《内科名著集成》、《外伤科名著集成》、《妇科名著集成》、《儿科名著集成》、《五官科名著集成》、《综合类名著集成》、《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所收著作均以中小部头为主,大部头著作则单木刊出。每类《集成》少则收书十余种,多则二十余种,基本上代表了本学科古典医籍中最精华的部分。

《文库》以完整保存古籍、方便今人阅读、有利于学术研究为整理准绳。每种入选书目均以初刻本或最佳版本为底本,保持内容的完整性,不删一字一图。整理以点校为主,校注文字力求简明扼要,不作繁琐考证。每种入选著作均写有点校说明,叙述本书的著述缘起、成书过程、书名由来、体例结构、内容梗概、学术源流、学术评介、版本流传,以及后世研究概况、木次点校方法。每类《集成》书前撰写前言一篇,充分叙述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历史、所涵盖的内容和学术特点、主要典籍及其存亡流传演变,以及木次整理情况。每类《集成》书后附有“未收名著书目提要”,条贯群书,部次甲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引导读者了解和利用更多的典籍。从整体上看,每类《集成》既是该学科历代医籍的选粹,又是研究该学科学术内容的文献通鉴,具有永久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俗谚曰:“求人不如求己,求师不如求书。”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是您的良师益友,置诸座右,恒而学之,它将使您步步走向成功。即使博雅之士,大方之家,插架翻检,知而后读,亦为治医之一助。

1997年元旦于中国中医研究院

前言

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医学文献汗牛充栋。在浩如烟海的各类医学典籍中,方书文献以其数量巨大且富实用价值,尤为引人瞩目。

所谓方书,即方剂学著作,传统上习惯称为“方书”,意即专门记载方剂的著作,或以方剂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汉代将方书归入“经方”范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医学书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谓:“经方者,本草木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见“经方”是记述具体治疗方法的著作,有别于专谈理论的“医经”如《黄帝内经》等书。后世少数学者仍沿用“经方”一词,如日人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于医学书籍分类,仍有“经方”类。亦有称方书为“方论”者,这大概是由于一些方书有方有论的缘故,如丹波元胤《医籍考》即是。当然,《医籍考》中的“方论”,有许多是各科临床著作及综合性医书,实际上在古代这两类书常常混称。

方书的取名,绝大多数以“方”名书,如《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肘后方》、《千金要方》、《传信方》等皆是。少数有以“方论”名书者,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经拾遗方论》、《古今名医方论》。个别亦有别出心裁者,如唐王焘之《外台秘要》,宋张永之《卫生家宝》,明朱权之《乾坤生意》,清丁肇钧之《见症知医》。

按方书的内容和编印情况,可分为以下 15 种。

一、专门收录官府审定的处方:如宋代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专门收录宋代官药局“卖药所”、“太平惠民局”、“医药惠民局”成药处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定处方集。元代的《御药院方》则汇聚了宋、金、元三代的官适用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宫廷处方集。

二、政府出面组织收集、汇编的医方:如隋代的大型医学类书《四海类聚方》2600 卷,是我国历史上已知最大的方书,惜早已亡佚。宋代有官纂的《太平圣惠方》100 卷,《圣济总录》200 卷,都是依靠政府的雄厚财力和权威,才能组织大批人员长时间从事并完成这项工作的。

三、藩府编印方书:明代的一些藩王雅爱医药,自身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凭借藩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网罗医学人才,也大力编纂、刊印方书,最著名的是周藩的《普济方》,共 426 卷。有的藩府虽未见编纂方书,却颇为热心刊刻、流传方书,如衡王府曾两次刊印《摄生众妙方》。

四、汇集历代诸家之方:如唐代王焘曾任职尚书省兰台 20 余年,得以博览弘文馆所藏历代图籍方书,采集诸家医方,“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而为《外台秘要》。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的《普济方》等书都汇集了历代诸家的大量医方。

五、辑录个人或自家经验方:如宋杨俊的《杨氏家藏方》,魏岷的《魏氏家藏书》,清陶承熹的《惠直堂经验方》,这些书中的医方都是编者及其亲友的经验良方,故感触颇深,而编者能不私其秘,公诸于世,精神实为可嘉。

六、辑录某些专门用途的医方:如宋夏德的《奇疾方》,清汪汲的《怪疾奇方》,元葛可久的《十药神书》(治劳损吐血),清张香圃的《救吾生烟良方》,佚名的《疗饥良方》,佚名的《核症良方》,陈芝生的《辟谷方》,周邦才的《古墨丸方》,燃犀道人的《疗服石医方》。

七、专门收集草泽医生所用秘方:草泽医生即民间走方医生,又称串医、铃医,他们手中往往掌握一些鲜为人知的奇效秘方,而不轻易外传,其中不乏确有疗效的良方。《串雅内编》、《串雅外编》即

是专门收录这类医方的方书。

八、辑录本草著作中所附医方：如清蔡烈先的《本草万方针线》（本书实为《本草纲目》附方索引），曹绳彦的《本草纲目万方类编》，年希尧的《本草类方》。

九、讨论方剂配伍组合规律，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如清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作者据汉代至元明百余家医著，精选实用名方 150 余首，附以金代成无己以下 20 余位名医的有关论述，注重有关方剂配伍组合规律的探讨，集名方、名医、名论于一体。

十、汇聚诸家方解：如清汪昂的《医方集解》，选方近 800 首，博采诸家方论，“会集众说，由博返约”，以济读者“医书浩瀚，泛览为难”之苦，从而使其书成为数百年间初学者的方剂学入门必读书。

十一、方剂歌括：为了临证应用的便捷，将方剂编为歌诀，以便记诵，几乎是前人学习方剂学的必由之路，故方剂歌括成为最便初学、印数最多的一类方书。最著名的是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陈修园的《时方歌括》、张秉成的《成方便读》。

十二、成方药目：一些历史颇长、制做精良、有一定影响的中药店铺常常自编自制中成药的药目，著名者如《同仁堂药目》（北京）、《太和堂寿世方书》（山东济宁马家药材店）、《敬修堂药说》（广东）、《苏州劳松寿堂丸散膏丹胶露目录》。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详尽介绍自制成药的功用、主治，而不及方剂的药物组成。这当然是由于商人贾利和技术保密的缘故。从这些为数众多的药目，可以了解当时中成药的生产、销售状况，以及人们使用中成药的习惯。

十三、外来医学的方剂汇编：元代疆域辽阔，中国内地与中亚、阿拉伯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伴随大批西域人来到内地，阿拉伯医学也传入中国，《回回药方》就是这个时期阿拉伯医学所用医方汇编。另《隋书·经籍志》还著录有《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香山仙方药方》、《西域波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乾陀利治鬼方》等 10 余部印度医学方书，惜已全佚。在《外台秘要》中尚可见有某些印度医学方书的片断。

十四、外国医家所辑中国医方：中国医学对日本、朝鲜医学影响很大，隋唐以来即有大批医籍东传，并得到较好的保存和流传。主要依据中国医籍辑录医方而成的方书，有公元 982 年日本丹波康赖所编《医心方》，1445 年朝鲜金礼蒙所编《医方类聚》。两书所据医书不少在中国本土已经亡佚，因他们的编纂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医学文献资料。

十五、石刻医方：将医方刻在石头上，便于长期保存和学者传拓。较早的有北齐时期刻在洛阳龙门地方的《龙门药方》，至今原石尚存，但已有残缺。据最近研究，共发现药方 203 首。还有唐末有人掘得南北朝医家褚澄墓，内有褚氏所撰医书刻石 18 片，后人刊刻行世，书名《褚氏遗书》。北宋宣和间，郭思取《千金方》中的部分医方刻石而为《千金宝要》，置于华州公署。此书有传拓本及据石刻的木刻本。其他著名者还有北宋以前江宁府紫极宫石刻《灸发背方》，五代时期刻置于太原府衙的《北京要术》，以及西岳莲花峰《固齿方》石刻断碑等。这是一类特殊的方书，那些历经历史风雨保存下来的少数石刻已成为珍贵的文物。

我国古代方书的数量，现在已难以估计。因为种种原因，许多方书现已亡佚。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今皆无存。六朝时著名的《小品方》，因原书已佚，现仅可从《外台秘要》、《医心方》、《证类本草》等书辑复部分内容。而新出土的方书，又在不断丰富人们的视野，如《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的出土，使人们得以从新的视角去认识汉代的方剂学成就。

1991 年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著录现存建国前出版的中医书籍 12124 种，其中方书即有 1950 种，是各类医书中数量最多的。以方书的版本和刊刻次数而言，也是相当惊人的，如《千金要方》现存版本 41 种，《苏沈良方》28 种，《医方集解》79 种，《普济经验良方》42 种，而《汤头歌诀》有 58 种版本（刊印 75 次），各种分卷本的《验方新编》竟有 172 种版本。这可以充分说明方书被重视

和受欢迎的程度,当然与方书的实用价值分不开。

追本溯源,方书的历史在各类医书中可能最为久远。长期以来,医家都尊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众方之祖”(见《古今医统大全》卷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千古医方之祖”(《李廉医史》卷六·张仲景补传)。实际上,通过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人们了解到,早在西汉以前的《五十二病方》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书。同时,由于《伤寒论》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由于后世涌现的大量有关《伤寒论》的注释、研究和普及性著作,《伤寒论》已从方书中析出,自成体系,称作伤寒类著作,或称“仲景方论”(《宋以前医籍考》)。

《五十二病方》原书未题书名,现名系整理者据其分述5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而拟名。原书写在帛上,已有部分残缺,现存医方283首,估计原有医方约300首。全书文字古朴,体现了早期方书有方无论的特点。书中至少出现100多个病名,包含了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应用内服、外用药物247种,此外还有灸、砭、熨、熏乃至手术割治等多种疗法,可见我国西汉以前的医学已达较高水平。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医简,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汉代方剂学的成就。这部被整理者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的方书,又名《治百病方》(详见书后“未收方剂名著提要”),与《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合在一起,人们大致可以了解汉代方剂应用的基本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方书的编纂有了长足的发展,数量明显增多。其中重要的有托名华佗的《中藏经》,晋范汪的《范东阳方》,支法存的《申苏方》,阮炳的《阮河南方》,刘宋陈延之的《小品方》,僧深的《僧深药方》,秦承祖的《秦承祖药方》,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等,凡数十种之多。可惜绝大多数都早已亡佚,或仅有部分佚文残存于宋以前某些医籍中。存世较完整而对后世影响甚大的是东晋葛洪的《肘后方》(详见下文)。已佚的《小品方》(又名《经方小品》)一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广泛影响,并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在唐代几与《伤寒论》齐名,且被政府列为医学教科书。正如宋高保衡等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所说:“臣曾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小品方》很早即传入日本,文武天皇在大宝元年(701)颁布的《大宝律令》中,亦将《小品方》列为医学教科书。

隋唐时代,随着医学的繁荣,产生了一批卷帙浩博的大型方书,如已佚的隋代官修方书《四海类聚方》居然有4000卷之多。存世的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虽以方书名世,但实际是参考了大量唐以前的医药文献并结合个人见解的综合性医书,不仅在方剂学,而且在本草学、临床各科、针灸、食疗与营养学方面都取得了极高成就,代表了唐代的医学水平。王焘的《外台秘要》则以其科学的编辑方法,丰富的文献资料,成为中国古代医学文献的宝库。

宋代是方书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方书联翩推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几位帝王的重视,多次敕令进行大规模的医方搜集、整理、汇编工作,乃至皇帝本人都参预其事。如北宋太平兴国初,翰林医官院奉敕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医方,在此基础上,合太宗在潜邸时所得“妙方千余首”,由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等编成《太平圣惠方》。宋太宗并撰序,“仍令镂版,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北宋政和间,宋徽宗谓“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致“天枉者半,可胜叹哉”,乃敕令由政府主持,汇聚内府所藏和各地医家献方约20000首,编纂了《圣济总录》,计200万言。

经多次增补而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经几名医之手”(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贖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故“自宋迄今(指元代),官府守之以法,医门传之以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见元朱丹溪《局方发挥》)。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定成药配本,《局方》的影响至为深远,许多方剂迄今仍为临床医家沿用不衰。在其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易简方》等书。另一方面,一些文臣学士也热心搜集和编辑方书。如著名的《苏沈良方》,即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与大科学

家沈括所集验方与所撰医论经后人整理合编而成；而《普济本事方》及其续集，则是翰林学士、著名医学家许叔微的经验方集，书中每方皆述其治验，以资印证。一批富有临床经验的医家也将其自身经验及家藏秘方整理成书，如史堪的《史载之方》，张锐的《鸡峰普济方》，洪遵的《洪氏集验方》，杨佖的《杨氏家藏方》，郭坦的《十便良方》，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朱佐的《类编朱氏集验医方》。这些方书，向人们展示了方书辉煌时期的风貌。

金元时期是医学大发展时期，“金元四家”几乎都有方书或相当于方书的著作问世。如刘河间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5卷，张从正的《儒门事亲》内有张氏收集的验方选编《世传神效名方》1卷，李杲有其整理乃师所用效方的《东垣试效方》9卷，而朱丹溪的《丹溪心法》、《金匱钩玄》实际皆可视为方书。其他著名的方书还有杜思敬的《杂类名方》，孙允贤的《医方大成》，萨理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艾元英的《如宜方》，李仲南的《永类铃方》，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佚名作者的《回回药方》是国内仅存的一部回回医药典籍，原书36卷，现仅存4卷。该书以其浓郁的民族医药特色，丰富的古代回回医药经验，别具一格的诊病及遣方用药方式，而具极高的学术价值，是医学史上不多见的医方奇书，因而弥足珍贵。

明清两代是方书的繁荣和大普及时期。首先，如前所述，一些热心医药的藩王组织编纂方书，如周藩朱橚取古今方剂辑辑而为《普济方》，收方61739首，集历代方书之大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方书。宁王朱权（号臞仙）撰有《乾坤生意》2卷、《臞仙活人心法》2卷，其方论多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采录。许多官吏也很热心搜罗验方，如胡濙以朝廷重臣（礼部侍郎）衔永乐皇帝之命“出使四方”的同时，辑得大量简便验方，为《卫生易简方》4卷。张时彻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以多病而将录藏之己病或人病所用验方分门别类，编为《摄生众妙方》11卷。以张氏的社会地位与影响，《摄生众妙方》现存明刻本即有7种。又万历进士、翰林院检讨王肯堂，历时11年编成《证治准绳》，内有《杂病证治类方》8卷。明代的一些著名医家更是精心编纂方书，如“医林状元”龚廷贤撰有《种杏仙方》、《鲁府禁方》，张景岳撰有《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吴崑的《医方考》则选取良方700余首，酌以己见，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已不同于一般罗列方剂的方书，而是注重理论探讨的研究性著作了。

清代方书如林，现存清以前方书多数为清人著作。虽乏鸿篇巨制，却呈多姿多彩之貌。有罗美《古今名医方论》这样精究配伍方论之作，吴谦更予增删而为《删补名医方论》，收入《御纂医宗金鉴》，成为官颁方剂学教科书；有张璐《千金方衍义》、题叶天士撰《本事方释义》、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这样阐述著名方的注释性著作；也有陈修园《景岳新方砭》这样专事批评的著作；较多的是医方汇编，如爱虚老入的《古方汇精》，费伯雄的《医方论》，陆九芝的《不谢方》，徐大椿的《洄溪秘方》，凌奂的《饲鹤亭集方》等；更多的是民间验方汇编、方剂歌括等普及和入门读物，其中汪昂的《医方集解》、《汤头歌诀》，鲍相璈的《验方新编》，其版本之多和刊印数量之大，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医古籍之最。赵学敏则以其博学多识，独具慧眼，编辑民间申医验方集《申雅内编》、《申雅外编》，两书别具一格，堪称是方书中的奇葩。

现存这些方书，凝聚着历代无数有名无名医家的宝贵医疗经验，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斗争的智慧结晶。前人对于方剂，十分强调一个“验”字，即有效验，经过验证，或身经目击，或以可靠途径获闻应用有效，即“经验”，所以许多方剂称之为“经验方”。有些方书往往详细记述传方人、获方经过及治验情况。古代方书中的大量方剂，至今仍在临床中应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方剂是临床医生最熟悉的内容。蕴蓄在方书中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钻研与弘扬。

晋代葛洪《肘后方》卷三治寒热诸症方中有一条简短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科研人员受到启发，研制出高效抗疟药青蒿素。《外台秘要》卷二十一引谢道人所著《天竺经》，

记述眼科：“青盲，都未患时，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升云而见白日。”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在唐代已知运用“金针拨内障术”治疗白内障。《外台秘要》卷十一引《古今录验》云：“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一作有脂），似麸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指出消渴病（糖尿病）的诊断必须根据小便甜，与现代医学将尿糖指标作为糖尿病诊断依据的原则相一致。同时还将“得小便咸苦如常”作为治愈标准。《苏沈良方》中记载了沈括提炼秋石用于治疗，这是人类从人尿中提取性激素并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最早记载。《世医得效方》中记述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符合科学原理，开辟了脊柱骨折治疗的新途径，是骨科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方书或有方无论，或方论结合。其中的医论部分，不乏精辟之说。如宋严用和《济生方》补真丸下所论：“大抵不进饮食，以脾胃之药治之多不效者，亦有谓焉。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是致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已食而不消，大腑溏泻，此皆真火衰虚，不能蒸蕴脾土而然。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脾开能食矣。”这段论述，对后世治疗脾胃疾病，对命门学说的发展，均有很大启发作用。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首撰“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两篇专论，强调医家应重视医德修养，对病人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治病要严肃认真，全心全意。告诫医生在医疗实践中“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为后世医家普遍推崇，视为千古名训。我们在阅读方书时，不仅要注意搜采经验效方，也应对书中的医论给予充分的注意。

纵览古今方书，真令人有美不胜收之感。在编辑《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中医方剂名著集成》的过程中，选定应收书目确是一件颇费踌躇之事。由于篇幅的限制，那些卷帙浩繁之作如《外台秘要》、《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只能割爱，好在这些书已经都有单行本可以查阅；而《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等早期方书，因文字古奥，也不收录；清人所编的大量单方、验方汇编，亦予从略。我们精心选取历代公认的最著名、最切实用、最具学术价值的方书收入本集，并偏重于宋代及方论结合的名著。关于所收各书的主要内容，学术特点，底本与校本的选择，以及标点、校勘的具体情况，详见每书之前的点校前言。

未能收入本集的方剂名著，择其要者，每书写一篇提要，概述作者、卷数、撰年、主要内容、编写特点、后世评价及现存版本情况等，是为“未收方剂名著提要”，附录书后，以供参考。

对于点校、编选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敬祈读者不吝指正。

伊广谦

1998年1月于中国中医研究院

总 目 录

| | |
|--------------------|-------|
| 苏沈良方 | (1) |
| 全生指迷方 | (51) |
| 普济本事方 | (77) |
|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 (145) |
| 易简方 | (303) |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 (335) |
| 严氏济生方 | (457) |
| 瑞竹堂经验方 | (533) |
| 医方集解 | (583) |
| 绛雪园古方选注 | (705) |
| 串雅内编 | (779) |
| 串雅外编 | (825) |
| 附 未收中医方剂名著提要 | (867) |

苏沈良方

宋·苏轼 沈括 著

校注说明

《苏沈良方》，又名《苏沈内翰良方》。系后人将宋代苏轼所撰医药杂说与沈括(存中)所辑《良方》合编而成。沈括为宋代著名科学家，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地质、算学、天文、历法、生物、音律等方面都有建树，对医药造诣亦深。苏轼为宋代著名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平素留心医药，于贬谪各地时，注意收集当地医药知识。他与名医庞安时的交谊，传为医林佳话。本书原为十五卷，现存十卷本、八卷本两种。内容有医方、医论、本草、灸法、养生及炼丹等。医方有四神丹、四味天麻煎、木香散、左经丸等各科验方 150 余首，方多简易有效。又收脉说、论风病、论圣散子、服茯苓说等简短医论与医药杂说。本草部分则介绍了苍耳、菊、海漆、益智花等 30 余种药物的性状、产地和功用；辨析流水与止水，橘与柚，鹿茸与麋茸，文蛤、海蛤与魁等药物的异同，皆考订明细，有裨实用。卷六秋石方、阴炼法、阳炼法中所记从大量人尿中提取秋石之法，是人工提取性激素结晶的最早记录，在科技史上有重大意义。本书虽然篇幅不多，但深受后世重视。《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本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

本书选用的底本，是范行准先生栖芬室珍藏之明嘉靖刻本。书首序未具姓氏，次为宋林灵素序。此次整理据他本补入沈括原序，清程永培(瘦樵)刻《六醴斋医书》于《苏沈良方》所撰跋文。嘉靖本卷末有“黄中南校正，康王庙前陆氏刊”双行木记一方。此藏本卷首有署“吴县杨寿祺”于 1954 年 10 月所写题记，云“康王庙苏城有之，未知别处有否”。

在点校中，参考了以下版本：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武英殿刻活字本，八卷。此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得。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修敬堂刻《六醴斋医书》本，十卷。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大兴施禹泉刻本，十卷。

同时，还参考了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的《苏轼文集》中有关医药杂说部分。

原 序

予尝论治病有五难，辨疾，治疾，饮药，处方，别药，此五也。今之视疾者，惟候气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视疾，必察其声音、颜色、举动、肤理、性情、嗜好，问其所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动脉。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二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而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药书，其服饵之节，授之而已。古以治疾者，先知阴阳运历之变故，山林川泽之窍发，而又视其人老少肥瘠，贵贱居养，性术好恶，忧喜劳逸，顺其所宜，违其所不宜，或药或火，或刺或砭，或汤或液，矫易其故常，裨摩其性理，搗而索之，投几顺变，间不容发。而又调其衣服，理其饮食，异其居处，因其情变，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暘雨电雹，鬼灵魔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负之用，此大理也。盛衰强弱，五脏异禀，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众人，此人事也。言不能传之于书，亦不能喻之于口。其精过于承蜩，其察甚于刻棘，目不舍色，耳不舍声，手不释脉，忧惧其差也。授药遂去，而希其十全，不亦难哉！此治疾之难，二也。古之饮药者，煮炼有节，饮啜有宜。药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炽火，有宜温火者，此煮炼之节也。宜温宜寒，或缓或速，或乘饮食喜怒，而饮食喜怒为用者；有违饮食喜怒，而饮食喜怒为敌者。此饮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恶，操药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责药之不效者，非药之罪也。此服药之难，三也。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书虽有使佐畏恶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测者，庸可尽哉！如酒于人，有饮之逾石而不乱者，有濡吻则颠眩者；漆之于人，有终日博漉而无害者，有触之则疮烂者。焉知药之于人，无如此之异者。此禀赋之异也。南人食猪鱼以生，北人食猪鱼以病，此风气之异也。水银得硫黄而赤如丹，得矾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无过于醋矣；以醋为未足，又益之以橙，二酸相济，宜其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黄，则其利反折。蟹与柿，尝食之而无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呕。此色为易见，味为易知，而呕利为大变，故人人知之。至于相合而知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耶？如乳石之忌参朮，触者多死；至于五石散，则皆用参朮，此古人处方之妙，而世或未喻也。此处方之难，四也。医诚艺也，方诚善也，用之中节也，而药或非良，奈何哉！橘过江而为枳，麦得湿而为蛾，鸡逾岭而黑，鹑鹑逾岭而白，月亏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坼，此形器之易知者也。性岂独不然乎？予观越人艺茶畦稻，一沟一陇之异，远不能数步，则色味顿殊，况药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远，而又有山泽、膏脊、燥湿之异禀，岂能物物尽其所宜。又《素问》说：阳明在天，则花实戕气；少阴在泉，则金石失理。如此之论，采掇者固未尝晰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焙煨；风雨燥湿，动有槁暴。今之处药，或有恶火者，必日之而后咀，然安知采藏之家，不常烘煜哉？又不能必。此辨药之难，五也。此五者，大概而已。其微至于言不能宣，其详至于书不能载，岂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医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辄为疏之。世之为方者，称其治效，尝喜过实。《千金》、《肘后》之类，犹多溢言，使人不敢复信。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谓五难者，方岂能必良哉？一睹其验，即谓之良，殆不异乎刻舟以求遗剑者！予所以详著其状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几偶值云尔。篇无次序，随得随注，随以兴人。拯道贵速，故不暇待完也。

苏沈内翰良方序

沈公内翰，字存中。博古通今，古君子也。留心医书，非所好也，实有补于后世尔。公凡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术，皆至诚恳，切而得之，终不以权势财货逼而得之，可见其爱物好生之理也。公集而目之曰良方。如古之良医者，若孙真人，未尝不以慈悲、方便、救护为念也。近世有人，或得一方，小小有效，则其莫得之，此亦为衣食故也。若夫腰金佩玉，出权贵之门，又安敢望其面目乎？余得此方十有余年，恨篋无金帛，而能成就一板，使流传天下后世，疗夫久疾沉痾缠绵之苦者也。岂自言微功有所利也。然此方经验有据，始敢镂行。

永嘉金门羽客林灵素序

苏沈内翰良方序

雅日慕苏沈之书，晚晏方获录册，不知谁之缮写，忆自宋梓来也。观其论草物，疏骨蒸，其高出群哲之见者矣。医家以本草为指南，而记药品者，虽源于神农，然渐远渐讹，未必无未尽之说。苟不详核而误用之，几何不益夫病势，而贼夫元真哉！所以辨其方种，著其形味，使不容于毫末乱之。而饵物者，如乘皇舟以渡安流，必无伤生害性之具也。夫真阳之管人身，赫然郁然，其气之热匪邪也，受疾者必有邪奸其间，随脏腑以作难，属经分而为慝。然其所以可深虞而遐虑之者，缓缓迟迟，煎阴沸液，不患不底于其毙，故曰某蒸。曰某蒸，因而灸药，如捕盗者，密搜其所在以系获之，则良民妥妥矣。今之医者，不广索其药味之正，而因其便近者，承乏代无，则对疴之功罔奏，徒为伪市涌物者之利焉。观诸此，亦知警于其心者。又医以脉察病，统云劳瘵内热，不斟酌其五内之重轻，不窥测其表里之先后，经使弗施，君剂弗立，何以疗其含茹蓄积之一症耶？观诸此，则亦知悟于其心者。其余执论立方，席卷妇人小儿之诸病而专裁之，又时采延年地仙之方而补益之，可谓竭矣哉。盖坡老仕宋，频得言谴，而放逐危难者屡焉。其以刚亮锐直之资，动里省躬之际，乃正其所也。陆贽不用，阖门修方书之意，犹乎此。盖古人上不得致君于唐虞，则薄其赋役，纾其刑罚，为之视而不伤于跣，为之听而不折于震，布利益生民之政，以挽回酷虐之风，亦其次也。若医术一事，滞者使之通，卧者使之起，瘠者使之充，昏者使之爽，秘者使之开，忧子者，泰父母反侧之心，痛夫者，开妻妾鬻感之恩，鬼门转其足，生宅复其魂，推广仁民之道，端在于是。此抄老之隐抱，而沈括则博闻精见，格物游艺，旁通医药，尤所以足成一家之书也夫。

《沈氏良方》，后人益以苏氏之说，遂名之曰《苏沈良方》，非当时合著之书也。余藏旧刻印本书十卷，不列存中氏原序，而载有林灵素一叙，亦止论沈，未及苏。其卷首一叙，兼及苏沈，文颇拙蹇，不著作者姓名，世俗笔也。按《永乐大典》中，有《苏沈良方》名目，盖从《宋史·艺文志》来者。则知合苏沈而传于今日之本，约略宋末人为之耳。又考《宋史》，《沈氏良方》十卷，《苏沈良方》十五卷。以藏本卷数较之，虽合沈氏，却杂以苏说；若从《苏沈良方》，则少五卷矣，岂在当时已散佚不全耶？其中误字甚多，几至不可读，为之订正。然内症外症，妇人小儿，以至杂说，依稀略备，似非不全之本。盖古人以医卜为贱术，作史者志方书，未必详加考订。即如刘涓子之《鬼遗方论》，《宋史》作《鬼论》，脱去遗方二字，则其他之疏略可知也。此书卷帙，未符《宋志》，其间分合多寡，不可考矣。内中诸方，间已见之《博济》、《灵苑》诸书。即其余亦莫不应病，神验异常，至有不可以理测者，岂非龙宫之所授耶？今为授梓，并补刻沈氏原叙一篇，熟读五难，大有裨益。

瘦樵程永培跋